

南
部
新
書

96

6

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叢書

南 部 新 書

[宋] 錢 易 撰

中 華 書 局

南部新書

〔宋〕錢易撰

*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

(上海紹興路7號)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

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787×1092 耗 1/32·4 7/16 印張·75,000 字

1958 年 11 月第 1 版

1958 年 11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,000 定價：(7) 0.40 元

統一書號：10018.112 58.11. 滬型

出版說明

這本南部新書是北宋初年人寫的一部筆記，所記載的都是唐五代的故事。作者錢易字希白，杭州臨安人，爲吳越國王錢俶之姪。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（公元九七八年），錢俶降宋，這時錢易已十多歲了，隨同他叔父錢俶到達宋都，後在真宗朝做官，曾遷升至翰林學士。

錢易在青年時便頗有文名，他的著作據宋史本傳所說，有二百八十卷。但流傳到今天的，祇有這南部新書十卷，且恐其中還有散佚、竄亂，已非原書之舊了。據錢明逸序文，原來『事實千、成編五、列卷十』，而且是按門類編次的。現在流傳各本，雖然還是十卷，却沒分「編」，一共只八百餘條；編排上更雜亂無章，使人閱讀翻檢，感到很不方便。

本書所記載的「朝野掌故」和「遺聞軼事」，涉及的方面很廣，比較佔篇幅最多的，是從唐初以來許多主要職官之建置興廢，朝章政制之因革損益，以及官場儀式、瑣語軼聞之記載，這對於我們研究唐代政治史，是有相當參考價值的。

其次，我們還可以從某些故事的記述中，探索出一些唐五代時期社會各方面的情況。例如，開元天寶時代，大家都知道是李唐皇朝的全盛時期，當時的生產力有一定程度的發展，社會經

濟相當繁榮。但是人民用自己勞動所生產出來的財富，却大部分被封建皇朝掠奪去了，所謂「入河隍之賦稅，左右藏庫，財物山積，不可勝較」，無一不是從勞動人民身上剝削來的。本書「壬」有這樣一條故事：「開元中，延英李石奏曰：臣往年從事西蜀中，元日，常詣佛寺，見故劍南節度使韋臯圖形，百姓至者，先拜之而後謁佛，皆歎，有泣者。臣貴異之，訪於故老，皆曰：「令公恩深於蜀人。」後問曰：「奚爲恩深？」答曰：「百姓稅重，令公輸年全放。自令公後，不復有此惠。百姓困窮，追思益切。」」一個稍稍做了些有利於人民的事情的人，人民就不會忘記他，不正反映出當時人民所受剝削之重、痛苦之深嗎？到了八世紀末，這個皇朝的統治已日漸走向崩潰之途，對人民的剝削更趨橫暴，這在本書中也可以找到一些材料。如本書「甲」就有一條：「自貞元（公元七八五——八〇四）來，多令中官強買市人物，謂之宮市」，這是唐皇朝公開掠奪的記載。書中還有幾條記述農民起義領袖黃巢故事的，但作者站在他的封建統治階級立場上，當然不會有什麼好話。其中有一條記載黃巢攻下唐朝的京城，人民去歡迎他時，「慰曉市人曰：「黃王爲生靈，不似李家。」」（這事在舊唐書黃巢傳中已有較多的記載）作者加上一句按語說：「其悖也如此。」其實這正合乎當時人民的願望，一點不「悖」的。

此外，在本書中也有很多關於唐朝科舉制度，文學家故事等的記載，其中某些故事，也有

見之於他書的，這是許多筆記書裏常有的事，有時也可作爲比較研究之用。

本書最早見於著錄的是南宋初年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，但後來流傳的却只有抄本。最早的刻本，是曾經黃蕘圃收藏過的一個卷首缺甲乙二卷的明刻本，現在已不在國內了。這次我們重印，是以學津討源本爲藍本，用粵雅堂叢書本校過一遍，加以標點，並把有關的幾篇題跋附錄於書末，以供要了解本書版本流傳者的參考。至於標點校勘方面，一定還有不少缺點和錯誤，希望讀者惠予批評。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五八年八月

先君尙書，在章聖朝祥符中，以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，宰開封。民事多閒，潛心國史。博聞強記，研深覃精。至于前言往行，孜孜念慮，嘗如不及。得一善事，疏於方冊，曠日持久，乃成編軸，命曰南部新書。凡三萬五千言，事實千，成編五，列卷十。其間所紀，則無遠近耳目所不接熟者，事無纖巨善惡足爲鑒誡者，忠鯁孝義可以勸臣子，因果報應可以警愚俗，典章儀式可以識國體，風誼廉讓可以勵節概。機辯敏悟，怪奇迴特，亦所以誌難知而廣多聞。爾雅爲六藝鈐鍵，而采謠誌，考方語。周詩形四方，風雅比興，多蟲魚草木之類。小子不肖，叨繼科目，嘗踐世宦，假字宮鑰，浚澗事休，閱釋家集；因以新書次爲門類，繕寫淨本，致于鄉曲，以圖刊鑤。昔班氏家有賜書而擅史學，王涯之以左右舊事緘于青箱，卒用名代，敢跋而及，聊緝先志云。子翰林侍讀學士錢明逸序。

嘉祐元年十一月十二日。

南部新書

宋 錢 易希白撰 ○粵雅本作「錢後人希白」

甲

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，○「四年」原作「四月」，據粵雅本改。尚書左右僕射並是正宰相。初，豆盧欽望拜左僕射，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，不敢參議朝政。數日後，始有詔加知軍國重事。至景雲二年，韋安石除僕射，不帶同三品，自後空除僕射，不是宰相，遂爲故事。至德二年，宰相直主政事筆，每人知十日。至貞元十年，又分每人輪一日執筆。

尚書諸廳，歷者有壁記，入相則以朱點之。元和後，惟膳部廳持國柄者最多。時省中謂之朱點廳。韋夏卿與弟正卿，大歷中，同日登制科，皆曰：「今日盛事，全歸二難之手。」

韓昆，大歷中，爲制科第三等勅頭，代皇異之。詔下日，坐以采輿翠籠，○一作籠。命近臣持采仗鞭，厚錫繒帛，以示殊澤。

常袞自禮部侍郎入相，時潘炎爲舍人引麻，因戲之曰：「留取破麻鞵著。」及袞視事，不浹旬果除。凌煙閣在西內三清殿側，畫像皆北面。○「像」字據粵雅本增。閣中有中隔，隔內面北寫功高宰輔；南面寫功

高侯王；隔外面次第功臣。

證聖元年正月，明堂災，重造天冊萬歲殿。二年三月成，號爲通天宮。

項斯始未爲聞人，因以卷謁江西楊敬之，楊甚愛之，贈詩云：『幾度見詩詩盡好，及觀標格過于詩。平生不解藏人善，到處逢人說項斯。』未幾詩達長安，斯明年登上第。

上元中，長安東內始置延英殿，每侍臣賜對，則左右悉去。故直言讜議，盡得上達。

李聽爲羽林將軍，有名馬。穆皇在東宮，諷聽獻之，聽以總兵不從。及卽位，太原擬帥皆不允，謂宰臣曰：『李聽爲羽林將軍，不與朕馬，是必可任。』遂降制。

開元御札云：『朕之兄弟，惟有五人，比爲方伯，歲一朝見。雖載崇藩屏，而有睽談笑，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職，每聽政之後，延入宮中，申友于之志，詠棠棣之詩，邕邕如，怡怡如，展天倫之愛也。』

祠部省中謂之冰○去聲廳，言其清且冷也。

尙書省東南向陽通衢，有小橋，相承曰拗項橋。言御史及殿中八次者，至此必拗項而望南宮也。

都堂南門道東有古槐，垂陰至廣。或夜聞絲竹之音，則省中有入相者，俗謂之音聲樹。

二十四司印，故事悉納直廳。每郎官交印時，吏人懸之于臂以相授，頗覺爲繁。楊虔州虞卿任吏部員外郎，始置匱加鐸以貯之，人以爲便，至今不改。

始無笏囊，皆標笏于馬上。張曲江清瘦不任，乃置笏囊。

祕書省內落星石，薛稷畫鶴，賀知章草書，郎令餘畫鳳，相傳號爲四絕。元和中，韓公武爲校書郎，挾彈中鶴一眼，時人乃謂之五絕。又省之東卽右威衛，荒穢摧毀，其大廳逼校正院，南對御史臺，有人嘲之曰：『門緣御史塞，廳被校書侵。』

曹確、楊收、徐商、路巖，同秉政，外有嘲之曰：『確確無餘事，錢財摠被收。商人都不管，貨賂幾時休。』○「賂」原作「路」，據粵雅本改。

李林甫寡薄，中表有誕子者，以書賀之云：『知有弄聲之慶。』

鄭注鎮鳳翔，皆擇貞正之士以爲幕席，亦欲遏其邪行。及注敗，皆爲監軍所誅。

溫大雅，武德中爲黃門侍郎，弟彥博爲中書侍郎。高祖曰：『我起義晉陽，爲卿一門耳。』後弟大有又除中書侍郎。○大有一作彥博。

中書省有磐石，初，薛道衡爲內史侍郎，常踞其石草詔。後孫元超每見此石，未嘗不泫然。施肩吾與趙嘏同年，不睦。嘏舊失一目，以假珠代其精，故施嘲之曰：『二十九人同及第，五十七隻眼看花。』元和十五年也。

女道士魚玄機，住咸宜觀，工篇什。殺婢綠翹，甚切害，事敗弃市。

崔四八，卽慎由之子，小名縉郎。天下呼油爲麻膏，故謂之麻膏相公。

開元中，岐、薛以下，輪日載筆于乘輿前，作內起居注，四季朱印聯名，牒送史館。至天寶十載季冬，已成三百卷。率以五十幅黃麻爲一編，雕檀軸紫鳳綾表，遂別起大閣貯之。逆胡陷西京，先以火千炬焚是閣，移時灰滅，故實錄百不敝及一二。

小許公從工部侍郎除中書舍人，○一本作侍郎便供政事食，明日加知制誥。○一本重制舍人有政事食，自此爲始。

太和中，上自延英退，獨召柳公權對。上不悅曰：『今日一場大奇也。嗣復李珣道張諷是奇才，請與近密官。鄭覃夷行卽云是姦邪，須斥之于嶺外。教我如何即是？』公權奏曰：『允執厥中。』上曰：『如何是允執厥中？』又奏：『嗣復李珣言是奇才，卽不合斥于嶺外，鄭覃夷行既云是姦邪，亦不合致于近密。若且與荆襄間一郡守，此近于允執厥中。』旬日又召對，上曰：『允執厥中，向道也是。』張遂爲郡守。

賈曾除中書舍人，以父名忠，固辭之。言者以中書是曹司名，父之名又同音名別，于禮無嫌。曾乃就職。

開元七年，賜百僚射。金部員外盧虞、職方郎中李奮，俱非善射，箭不及噪而互言工拙。奮戲曰：

『與盧箭俱三十步。』左右不曉，奮曰：『奮去毳三十步，盧箭去奮三十步。』

李白，山東人，父任城尉，因家焉。少與魯人諸生隱徂來山，號竹溪六逸。天寶中，遊會稽，與吳筠隱剡中。筠徵赴闕，薦之于朝，與筠俱待詔翰林。俗稱蜀人，非也。今任城令廳石記，白之詞也，尚在焉。

江西私釀酒法尤嚴，王仲舒廉察日，奏罷之。

宰相門下省議事，謂之政事堂。永淳中，裴炎爲中書令，始移就中書省。政事印亦改中書門下之印。

開元中，花萼樓大酺，人衆莫遏。遂命嚴安之定場，以笏畫地，無一輩敢犯。

盧攜嘗題司空圖壁云：『姓氏司空貴，官班御史卑。老夫如且在，不用嘆屯奇。』

龍朔中，楊思元特外戚，典選多排斥選士，爲選人夏彪訟之。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。許南陽曰：『故知楊吏部之敗。』或問之，許曰：『一彪一狼，共看一羊，不敗何待。』

開元皇帝爲潞州別駕，乞假歸京。值暮春，戎服臂鷹于野次。時有豪氏子十餘輩，供帳于昆明。上時突會，座中有持酒船唱令曰：『今日宜以門族官品。』至上，笑曰：『曾祖天子，祖天子，父相王，臨淄郡王李某。』諸輩驚散。上聯舉三船，盡一巨觥而去。

襄王僭僞，朱玫秉政，百揆失序，逼李拯爲內署。拯常吟曰：『紫宸朝罷綴鸞鸞，丹鳳樓前駐馬看。唯有終南山色在，清明依舊滿長安。』拯終爲亂兵所殺。

武德七年，遣刑部尙書沈叔安，攜天尊像賜高麗，仍令道士往彼講道德經。

自先天初至開元十五年，儀同者四人：姚崇、宋璟、王同皎、王毛仲。

唐法：親王食封八百戶，有至一千戶；公主三百戶；長公主五百戶，有至六百戶；唯太平、相王踰此制。

黃巢入青門，坊市聚觀。尙讓慰曉市人曰：『黃王爲生靈，不似李家。』其悖也如此。

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，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。故趙縱之奴當千，論縱陰事，張鎰疏而杖殺之。縱，卽郭令之聲。○同

建中末，姚洸有功於國，爲太子中舍人。旱蝗之歲，以俸薄不自給而以餒終。哀哉！

田神功，大歷八年卒于京師，許百官弔喪，上賜屏風衲褥于靈座，并賜千僧齋以追福。至德以來，將帥不兼三事者，哀榮無比。

柳渾舊名載，爲朱泚所逼。及克復，上言曰：『頃爲狂賊點穢，臣實恥稱舊名。矧字畫帶戈，○原作戎，據粵雅本改。時當偃武，請改名渾。』渾後入相，封宜城公，謂之柳宜城。

韋觀著易蘊，甚有奧旨。觀、見素孫。

郭令公終始之道無缺焉。惟以譖怒判官張譚，誣奏杖殺之，○「譚」字據粵雅本增物議爲薄。

張巡每戰大呼，牙齒皆碎。及敗，尹子奇視之，其齒存者，不過三四。初守寧陵也，使許遠詣賀蘭

進明乞救兵，○粵雅本「許遠」作「南霽雲」，下文「不下喉」上無「遠」字。進明大宴，遠不下喉，自嚙一指爲食。進明終不應，以至于

破。

貞觀中，擇官戶蕃口之少年驍勇者數百人，每出遊獵，持弓矢于御馬前射生，令騎豹文韉，著獸文彩衫，謂之百騎。至則天，漸加其人，謂之千騎。孝和又增之萬騎，皆置使以領之。

彭偃與朱泚下僞詔曰：『幽囚之中，神器自至。豈朕薄德，所能經營。』泚敗偃誅，其妖亂也如此。

大和九年冬，甘露事敗，將相弃市。王璠謂王涯曰：『當初勸君斬却鄭注，斬之豈有此事也。』此雖臨刑之言，然固當矣。

梁祖常言於昭皇：『趙崇是輕薄團頭，于鄂州座上，佯不識駱駝，呼爲山驢王。』遂阻三事之拜。此亦挫韓偓也。

王皇后，開元中恩寵日衰而不自安。一日訴之曰：『三郎獨不記阿忠脫新紫半臂，更得一斗麪，爲三郎生日爲煎餅耶。』上戚然憫之，而餘恩獲延三載。

武德初，史館尙隸祕書省著作局。貞觀三年，移于門下省北，宰相監修。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。公孫羅爲沛王府參軍，撰文選音義十卷。羅，唐初人。

開元中，裴光庭爲侍中。門下過官，委主事閻麟之裁定，隨口下筆。時人語曰：『麟之口，光庭手。』物議醜之。

張延賞怙權矜己，嫉柳渾之守正，使人謂之曰：『相公舊德，但節言于廟堂，則名位可久。』渾曰：『爲吾謝張相公，柳渾頭可斷，而舌不可禁。』

王縉在太原，舊將王無縱等特功，且以縉儒者易之，每事多違約束。一朝悉召斬之，將校股慄。

大歷中，隴州貓鼠同乳，率百僚賀。崔祐甫獨奏曰：『仁則仁矣，無乃失于性乎。』

李邕自滑州上計也，京洛阡陌聚觀，以爲古人。蓋邕負美名，頻被貶斥，剝落在外也。

元德秀，字紫芝，爲魯山令，有清德。天寶十三年卒，門人相與諡爲文行先生。士大夫高其行，不名，謂之元魯山。

駙馬都尉鄭潛曜，睿皇之外孫，尙明皇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，母卽代國長公主也。開元中，母寢疾，曜刺血濡奏章，請以身代。及焚章，獨神道許三字不化。翌日主疾間，至哉，孝子也。殿中監、少監、尙衣、尙舍、尙輦，大朝會皆分左右，隨繖扇立，入閣亦同之。

牛僧孺三貶至循州，本傳不言，漏略也。

李景讓典貢年，有李復言者，納省卷，有纂異一部十卷。榜出曰：『事非經濟，動涉虛妄，其所納仰貢院驅使官却還。』復言因此罷舉。

古押牙者富平居，有游俠之才，多奇計，往往通于宮禁。

五月一日御宣政殿，百僚相見之儀，貞元已來常行之，自後多闕。

崆峒山，在松州屬龍州，西北接蕃界。蜀破後路不通，即非空桐也。○粵雅本無「非」字。

長安中秋望夜，有人聞鬼吟曰：『六街鼓歇行人絕，九衢茫茫空有月。』又聞有和者曰：『九衢日生何勞勞，長安土盡槐根高。』俗云務本西門是鬼市，或風雨晦冥，皆聞其喧聚之聲。怪哉！

太和中，程修己以書進見，嘗舉孝廉，故文皇待之彌厚。會春暮，內殿賞牡丹花，上頗好詩，因問修己曰：『今京邑人傳牡丹詩，誰爲首出？』對曰：『中書舍人李正封詩：「天香夜染衣，國色朝酣酒。」時楊妃侍，上曰：「粧臺前宜飲以一紫盞酒，則正封之詩見矣。」』

高宗欲廢王皇后，立武昭儀，猶豫未定。許南陽宣言于朝曰：『田舍翁購種，得十斛麥，尙須換却舊婦。況天子富有四海，立一皇后，有何不可。』上意乃定。吁！牝鷄之孽，泊移土德，過始于南陽。

白樂天之母，因看花墜井。後有排撥者，以賞花新井之作左遷。穆皇嘗題柱曰：『此人一生爭得水喫。』

張介然，天寶中，爲尉衛卿，因入奏曰：『臣今三品，合列棨戟，若列于帝城，鄉里不知。臣河東人也，請列戟于故鄉。』上曰：『所給可列故鄉，京城佇當別賜。』本鄉列戟，介然始也。

京兆尹黎幹，戎州人也，嘗白事于王縉。縉曰：『尹南方尹子也，○「尹子」粵雅本作「孤生」。安知朝禮。』其慢而侮人率如此。

總章中，天子服婆羅門藥，郝處俊諫曰：『修短有天命，未聞萬乘之主，輕服蕃夷之藥。』

貞元中，邕州經略使陳曇怒判官劉綏，杖之二十五而卒。卒之日，曇得疾，見綏爲祟而卒。

韋氏專制，明皇憂甚，獨密言于王琚。琚曰：『亂則殺之，又何疑。』

開元中，諸王友愛特甚，常謂近侍曰：『思作長枕大被，與諸王同臥。』

鄱陽人張朝，爲猛獸所搏噬，其家犬名小狸救之，獲免。

中書省柳樹久枯死。興元二年，車駕還而柳活。明年，呂渭以爲禮部賦，上甚惡之。

盧羣昔寓居鄭州，典貼得良田，及爲鄭滑節度，悉召其主還之。時以爲美談。

自貞元來，多令中官強買市人物，謂之宮市。